

神豬

林清玄

在做醮的節慶裡，有一個獻祭豬公的比賽，每一隻為神明獻祭的豬公都被養得十分巨大最小的一隻也有兩百多斤。

豬公的口裡都咬著橘子或鳳梨擺在高高的檯子上，準備稱斤論兩，選出最重的一隻受封為「神豬」。養豬的人則在檯子下討論著如何養。

一頭神豬有的說：「我有獨特的食物配方才有辦法把牠養這麼大。」有的說：「我每天給牠吃十五個蘋果早中晚各吃五個。」有的說：「我早晚都給牠按摩。」有的說：「我夏天給牠吹電扇冬天給牠烘暖爐。」

總之，這些養豬戶為了把豬養得比別人的豬巨大，使出了各種方法。一個孩子站在檯子邊聆聽，忍不住問道：「你們要把豬養這麼肥，沒有經過牠的同意呢？養豬戶聽到都傻了。

一個養豬戶說：「小朋友，這些豬在豬裡算是最好命的，不但活著的時候吃得好睡得好，被伺候得很好，死了還可以上天堂呢！」

孩子問說：「為什麼牠可以上天堂呢？」

另一個養豬戶說：「因為在敬神的時候，被殺來獻祭的動物都叫『犧牲』，都一定會上天堂，而且靈魂會直接到天堂去祭拜之後，把牠的肉分給大家吃到的人就是吃到神的食物，都會很有福氣的。」

孩子又問：「獻祭的動物，死了會上天堂是確定的事嗎？」

養豬戶同聲的說：「當然是確定的，從古到今都是這樣說的。」

孩子說：「這些豬也許不是那麼想上天堂，只有人會想上天堂，如果確定在做醮時獻祭就可以上天堂，你們為什麼不殺掉自己的父母親呢？你們為什麼不殺掉自己的孩子呢？你們為什麼不自殺然後趴在高檯上呢？這樣你們一醒來就會在天堂裡呀！」

養豬戶面面相覷，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石磨

馮輝岳

隔壁的叔婆搬到街上住，她把空屋租給一個叫阿滿的人，我們都稱他滿哥。

滿哥從南部搬來，鑲著一口金牙，個兒瘦瘦小小的。他們夫婦以賣豆腐為業，每天一大早就挑著熱騰騰的豆腐在村頭村尾叫賣。

「買豆腐呵！賣豆腐呵！」

滿哥的聲音不但宏亮，而且傳得很遠。村婦聽見了，紛紛端著盤子站在門等候。有時候他也挑到別村去賣。滿哥做的豆腐又嫩又香，全村子的人都知道。

我看過滿哥磨豆子，他雖然長得瘦小，胳臂卻很粗壯。滿哥手握推把，兩腳前弓後箭，穩穩的推著石磨，嚕嚕轉動白色的豆汁，汨汨流出。每當石磨轉過三四圈，滿嫂就舀一勺豆子倒入石孔，那一座石磨好像特別大圓滾滾的，表面十分光滑。有一天，我去他家買豆腐，經過磨坊。

我使勁推石磨，一把它竟然一動也不動。

我的房間和磨坊只隔著小小的後院，睡夢中我經常聞到淡淡的豆香。做豆腐的人家可真辛苦，三更半夜就得起來磨豆子，做豆腐不過上午做完生意，下午滿哥說閒著了。

滿哥真好心，常常把一桶一桶的豆渣送給我家的大豬吃。黃豆營養多，那一陣子圈裡的大豬長得特別肥壯。在我家隔壁住了五年，滿哥就回南部耕田了。那一座笨重的石磨因為搬運不便，滿哥很便宜的賣給父親，記憶裡母親只用它磨過一次米漿。現在它仍完好的擺在我家後院，歲月的風雨並沒有剝蝕它的顏面。它靜靜的躺在那裡，像在懷念那段磨豆子的時光。

率真的白毛阿婆

李潼

從我懂得觀察特徵去認人，白毛阿婆就已經有一頭銀亮的白髮。那時，我大概只有七八歲有一陣子還以為她是天生白因為白髮的老太婆這麼多為何獨有她被稱呼「白毛阿婆」？

後來我又見識許多白髮的人，一頭銀絲比她更旺也更亮；但是她給我的印象最深刻因為沒人比她更率真率真得可愛又好笑。

白毛阿婆一家三代磨豆腐，在我們那個鄰里就數她家最早熄燈。最早起床她的一群兒孫各個勤奮豆腐店越開越大還作起五香豆乾的相關企業她實在沒必要跟著起大早肩挑兩箱豆腐出門叫賣，白毛阿婆偏是閒不住「怕骨頭硬了坐出一身病痛」在店裡管東管西惹人嫌」。

小時後我喜歡賴床「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總是逼到遲到前趕著喝稀飯；稀飯滾燙而學校的噠噠鐘響如魔音傳腦急全家人跟著我著急幾乎都在這時後白毛阿婆挑著空箱子兜回來了

有一回我滿頭汗的跺腳喝稀飯看她走近吹氣問她：「阿婆妳吃飽未？」她笑瞇瞇接了我的飯碗三兩口喝光：「正好阿婆舌頭老

不怕燙幫你吃。還舀起前院那口蓄水缸的泉水把碗筷洗淨催我快走。

鄉人打招呼喜歡問：「吃飽未？」白毛阿婆是個率真的人，吃飽便罷，尚未吃她大步一跨取來碗筷呼嚕嚕吃起來，直到我們遷離那個鄰里她真就和我們共進早餐好幾回事情傳開來我們才知道有這種遭遇的人家還不只二三十家每家人談著都睜眼憋住笑據說

在我們那地方打招呼的問候語改成：「你要去哪裡？」是白毛阿婆的「功劳」。

白毛阿婆的作為是對是錯很難定論因為她率真的舉動有違常情卻又無傷大雅；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她給我的印象深刻尤其看見虛假做作的人時我居然有些懷念她。

